

难忘《爱的教育》

季音

一本好书，常常让人终身难忘。
在我少年时,《爱的教育》是我
最爱读的书之一。这本意大利人
亚米契斯著的青少年读物,在20
世纪20年代问世后,曾经风靡
世界各国。1924年,由夏丏尊
先生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很
快就博得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最先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以
后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几
年间连印三十余版,仍供不应求。

夏丏尊先生在书的序言中说,他
是流着泪译这本书的。大量的读
者,包括我在内,也是流着泪反
复阅读这本书的。在那恶浊的旧
社会,《爱的教育》犹如一股清
泉,注入了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
的心灵,也感动了众多老师和家
长。它以娓娓动听的语言,启迪
人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
爱师长。一句话,它引人上进,
要年轻人做一个高尚、正直的
人。

《爱的教育》为何如此打动读者
?是因为它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吗?不是,书里没有乏味的正面
说教,没有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
它所写的只是一些平凡而善良的
普通人:卖炭人,小石匠,铁匠
的儿子,少年鼓手,带病上课的
教师……以及他们平凡的生活。
但是,这些平凡人都有着一颗善
良的心。伟大出于平凡。历史不
正是这些平凡人满怀爱心创造的
吗?亚米契斯以一颗赤子之心,
用朴实的语言,歌颂了人间的真
善美,这就是这本书获得成功
的奥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爱的教育
》在书店里消失了,原因是它被
指责为“宣扬人性论”。后来干
脆宣布为“禁书”。如今,书店
开放了,毕竟年代太久远,只有
像我这样的老人,还念念不忘这
本好书。

有一件往事在我记忆里一直挥
之不去。那是1966年的八月期
间,这是一段疯狂岁月。一天,我
经过北京东交民巷,看到两个满
脸稚气的小姑娘,身穿旧军装,
扎着两条小辫子,正挥舞鞭子抽
打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看了
这情景,我的心都抽紧了。我同
情那个不幸的老太太。对那两个
十几岁的小姑娘,我心情复杂,
既责备又怜惜,这些本该在课堂
里读书的孩子,为何变成了鞭打
老奶奶的暴徒?显然,这是我们对
青少年教育的失败,不断地对年
轻人灌输以斗人为乐一类的说
教,以致把不谙世事的孩子引上
了歧路。

青少年是才破土而出的幼苗,一
定要精心抚育,从小就教育他们
,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
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爱心的人。
《爱的教育》就是对青少年进行
道德引导的范本。一味地只是鼓
励孩子拿高分、争“钱途”,漠
视道德教育,这是十分有害的。

让人纳闷的是,如今每年出版的
青少年读物数以万计,形式也不
断创新,何以鲜见有几本像《爱
的教育》那样震撼人心,赢得广
大读者的好书?是思想不够解
放,还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束缚了
作家的笔?热爱作家们关怀我们
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可是件大
事!

学习亚米契斯,写出几本新时
代的《爱的教育》吧。



征文选登

一九六〇年七月我在上海高中毕业,学校保送我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军校学员,毕业后我离开学校来到了海军东海舰队某舰艇部队,海军高速护卫艇的战斗生活等着我的来到。

报到后我被任命为雷达技师,并安排上艇锻炼,在雷达兵的岗位上协助雷达班长工作。我首次登上战舰驰骋在祖国辽阔的大海上,担负起保卫祖国海疆的光荣任务,这确实对我是一次新的考验。当时国际形势的主流是冷战与对抗,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祖国的领海时时受到骚扰和入侵的威胁;东南沿海一带,台湾国民党蒋军更是虎视眈眈不断派出军舰和小股武装人员对我来往船只和正常作业的渔船进行偷袭和骚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作为海军作战值班部队训练、巡逻、护航、护渔任务繁忙。作为一名海上新兵对出海训练我非常重视,每

说起里约热内卢,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就是那尊耸立于山巅之上的巨型耶稣像了。电影《2012》有一个令人惊悚的场景:山崩地裂,火山爆发,海啸袭来,掀起滔天巨浪,耶稣像轰然倒下……

当然,影片虚构的“世界末日”并未降临,神态安然的耶稣像依然挺立,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它面向大西洋,张开双臂,俯视人间,远远望去,仿佛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这是里约的标志,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美丽的滨海城市,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Copacabana Beach)宛若一弯新月,静卧于大西洋边。清晨,坐在看得见风景的阳台上眺望,迎面一抹朝霞映红了天际。远处,在沙滩边散步、垂钓的人们,此时已然成了画面中的剪影,晃动的身姿伴随拍岸的浪花一起舞动。那些南来北往、形同甲壳虫的车辆在月牙般的海滨大道上缓缓爬行,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异域风情……

然而,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造就了里约人悠闲从容、自得其乐甚至漫不经心的生活习性。这个集美景、美食、美女于一城的风水宝地,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追求变得“迟钝”起来。有一则传说:一日,富人问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流浪汉:“这么好的天气,你为何不出海打鱼?”流浪汉不解地问:

文人不遇

周志俊
看电视剧,一个纨绔子弟,突冒出黄仲则的诗句来: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虽有些突兀仍很美。就像柳絮卿,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包含着旅人羁思之情。柳为了直言,得罪了宰相和皇上混迹坊间,死时由坊间姊妹们出资料理,黄仲则也仅仅活了三十五岁,秋了,过冬夜假还未裁剪呢!

文人不过,千古一叹,古人云诗人困厄,才有好诗,留有那么多丽句供后人吟诵,生前萧瑟,死后峥嵘,也堪在泉下含笑了吧!

次我都站在驾驶台上,在注意观察周围海上目标的同时,也特别注视着战艇的编队行动。

在福建前线日子里,我经受过最大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倒不是与台湾蒋军部队的作战,而是经受了一次十二级台风的洗礼。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我四艘战艇在福建后港港码头短期休整,突如其来的台风从东南方

在东海巡逻的日子里

向海面上以20公里时的速度向我后港方向扑来,由于这次台风来得急变化大,当地气象部门没有及时预测到台风走向和风力大小,延误了通报时间。当我们接到防台风通知时,港口外已是狂风巨浪了,我们这125吨小炮艇已无力冲出港口去安全海区了。部队指挥所果断命令我们四艘战艇迅速离开码头,在港湾内就地抗台。艇长又拉响了一级战斗部署警铃,命令全艇指战员全力投入抗台风的战斗中,轮机兵迅速发动主机,在艇长指挥下徐徐地将艇驶向就近锚地,帆缆兵

“打鱼干嘛呢?”富人说:“挣钱呀。”流浪汉问:“挣钱干嘛呢?”富人道:“挣来的钱你才可以买许多东西呀。”流浪汉又问:“买来东西以后干嘛呢?”富人说:“等应有尽有,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晒太阳啦!”流浪汉听罢,懒洋洋地翻了个身,说道:“我现在不是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晒太阳了吗?”

这个看似笑话,却折射出里约人随遇而安的基本生活态度。于是,在我们眼中那些不协调、不合理甚至是丑陋的东西,里约都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尊重、接纳和包容。在里约,极端贫穷与过度奢华并存,“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棚简屋”随处可见,毫无遮掩地暴露着这座城市的阴暗面,最典型的恐怕要数贫民窟现象了。

在离科帕卡巴纳海滩不远处,一座面向大海的山上,如同火柴盒般的危棚简屋,杂乱无序地依山坡而建,密密匝匝爬满了半山腰,几乎要将整个山头吞噬,景象令人震撼!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扎眼。而这个理应是有人有钱人占据的海景位置,此刻却堂而皇之地成了贫民的家园。危棚简屋与金沙细浪、比基尼女郎、宾馆豪宅糅合在一起,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绪落差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这就是里约方式。既接受阳光下的灿烂,也容忍阳光投下的阴影。鲜明的对比却又不加任何修饰或者过渡,直截了当,两败俱伤。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碰撞的结果并不是以一方毁灭或压倒了另一方,而是相安无事,各得其所,硬生生地胶着在一起,分不开也合不拢。

行文至此,我萌生一丝感叹:想到了曾几何时,某一村庄把光秃秃的山头

松开锚机将铁锚缓缓地抛向海底,用锚钩固定战艇的位置。

台风在艇面上空呼啸着,风力越来越大,汹涌的海浪使战艇激烈地上下颠簸,在艇首负责观察锚和锚链的战士只能趴在甲板上,手还需抓住固定物件以免掉入海中,雨淋在身上海水打在身上,在值班中只能挺着。轮机兵始终发动着两台主机,操舵兵始

终用舵把住艇首方向,要让艇首顶着风向以减少艇的受风面积,防止艇被侧风刮翻的可能。在艇长的指挥下,全艇上下众志成城毫不畏惧地应对着眼前十分惊险的场面。由于思想和精神的高度集中,由于这是一次和死神的搏斗,此时我都不晕船了。我一直站在露天驾驶台一处便于瞭望的位置,迎着狂风巨浪协助艇长观察艇的动态和周围海情。那时那一刻我目睹阵阵惊涛骇浪肆虐着港内所有的船只,海浪把船时而高高抬起、时而重重摔下,海水又涌向甲板,飞起的浪头扑向驾驶

台,扑向指战员的脸上、身上。此时也考验着每条船上所有人的战斗意志和抗台能力,与台风拼搏与自己的战艇共存亡是大家当时的誓愿。在这巨浪席卷的茫茫大海上,远看我们这小炮艇如同一只罐头在海浪中不断地浮上浮下、左晃右晃直到出现难以预料

的后果。台风袭击给我们造成的险情与真刀真枪和敌舰近距离作战相比毫不逊色,因为当风越来越大超出了我们的抵抗能力,风会把船倾覆。那天我记得大概是下午五点半战艇进入抗台锚地后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左右风势开始减小,从信号兵和报务兵定时接收到陆地指挥所发来的台风实时信息通报中得知台风中心的走向已偏离后港,向别处去了。呵!死神总算与我们擦肩而过,大家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我们幸运地胜利了,我们保住了战艇也保存了自己,这场惊心动魄的抗台经历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明日请看《援助非洲的难忘岁月》。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

永远的达观与潇洒

陈丹青

旧上海实业资本家的子弟迷恋油画,民国末年的幼公子在解放后当了工人。由于阶级出身他被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艺术学院拒绝,但在“文革”中成为光荣的工人画家。改革开放后,他在纽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全职画画,现在他回到上海办画展——这就是我知道的徐文华的简历。

徐文华与世无争,一心画画,不论是“文革”乱世还是闯荡纽约,他永远保持新一代老上海人的达观与潇洒,永远画着那一代上海油画爱好者最喜爱的主题:风景、静物、人像,永远为清新透明的色彩着迷,尤其偏爱被松节油稀释的色域和轻盈的笔触。即便在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美展的主题创作——图书馆门口等候开馆的少女,江南农村的少女——他也在允许范围内,玩弄清雅的绘画性。

九十年代迄今,我们这些上海“流浪汉”都是他纽约寓所的宾客。徐家高居曼哈顿上东城一幢大楼的二十九层,极目展望,是东河与千百广厦。我们一面吞吃着

涂抹成了绿色的“森林”;想到了某一城市“发明”的驱赶流浪汉的水泥棍;想到了某一动迁基地发生的暴力强拆场面;想到了某一街镇为顾及面子兴师动众的外墙涂料“齐刷刷”;想到了……

近观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多了一些浮躁少了一份包容。反思发展超前灵魂滞后的现象,里约方式也许能带来一阵清凉。

不过,贫民窟现象仍然是城市的顽症,而要治理它却非拆旧建新那么简单。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不是用钢筋混凝土所能够支撑起来的。里约的危棚简屋并未阻止它前进的脚步,作为取得2016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人们对它抱有更多的期待。

台,扑向指战员的脸上、身上。此时也考验着每条船上所有人的战斗意志和抗台能力,与台风拼搏与自己的战艇共存亡是大家当时的誓愿。在这巨浪席卷的茫茫大海上,远看我们这小炮艇如同一只罐头在海浪中不断地浮上浮下、左晃右晃直到出现难以预料

的后果。台风袭击给我们造成的险情与真刀真枪和敌舰近距离作战相比毫不逊色,因为当风越来越大超出了我们的抵抗能力,风会把船倾覆。那天我记得大概是下午五点半战艇进入抗台锚地后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左右风势开始减小,从信号兵和报务兵定时接收到陆地指挥所发来的台风实时信息通报中得知台风中心的走向已偏离后港,向别处去了。呵!死神总算与我们擦肩而过,大家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我们幸运地胜利了,我们保住了战艇也保存了自己,这场惊心动魄的抗台经历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明日请看《援助非洲的难忘岁月》。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

满桌的佳肴,同时被他友善而辛辣的一连串笑话逗乐。我们全都怀念当年的岁月,一致感慨“还是画风景写生最开心”。可是真的在纽约重拾风景写生的似乎只有年近花甲的徐文华。酒足饭饱,他会领我们到书房卧室看他的新作,在那些颜色简直过于明丽的小画中,异域生活的压力和失落一点也看不出来,只见绘画的愉悦。为此我曾将马尔凯的一本风景小画册送给他:我不是要他学习这位巴黎人,而是表明他像后印象派画家们一样幸福。我们都默认出国谋生的经历会磨损年轻时的梦想,并失去最宝贵的绘画的愉悦感,使作画的心态不再单纯。徐文华以他的耐心与工人般的勤勉,远离抱怨,保持乐观,使他的作品,始终有着一种并不见的宁静和优雅。

徐文华与世无争,一心画画,不论是“文革”乱世还是闯荡纽约,他永远保持新一代老上海人的达观与潇洒,永远画着那一代上海油画爱好者最喜爱的主题:风景、静物、人像,永远为清新透明的色彩着迷,尤其偏爱被松节油稀释的色域和轻盈的笔触。即便在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美展的主题创作——图书馆门口等候开馆的少女,江南农村的少女——他也在允许范围内,玩弄清雅的绘画性。

一阵风 (油画) 徐文华

民国的宜兴窑场上,说到“一棒鹰”,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说出那个绰号的来历。说是有个紫砂艺人名范鼎甫,不仅善制壶,还擅长紫砂雕塑。紫砂的行当里,历来是以壶为尊。别的杂件,诸如雕、塑、盆、瓶之类,若是排队,就得往后站。大老爷们真金白银地收藏紫砂,壶当然是第一位的。所以,范鼎甫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正经做壶,好好挣钱。那什么雕塑,好看是好看,可卖不出好价钱啊。

可是,范鼎甫这个人在雕塑上是有天赋的,他看到一样东西,过目不忘,抓起一块紫砂泥就想把它捏出来。有人说,你想学徐友泉啊?有那个能耐吗?

徐友泉是明代紫砂大家。范鼎甫知道,这是讽刺他不知天高地厚。他不在乎。他管不住自己的手,一有空,就偷偷捏个小猫小狗什么的,自己好玩。有一次去蜀山背后的龙窑上,劈面飞来一只鹰,那姿态雄健极了,他很着迷,手又痒,私下里雕刻了一只雄鹰,那鹰泥色灰黑,双翅欲展,羽毛纤细而逼真,双目圆睁,挺立于山石一侧。范鼎甫刚把坯件拿出来晾晒,就被他父亲看到了,老爷子一看,心下生火,抄起一根柴棍,朝鹰头上打去,范鼎甫慌忙上前抵挡,那柴棒还是击中了鹰的头部。没料想,那鹰吃了一棒以后,头部昂起,更显出骄傲长天的气势。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呆了,有人脱口而出:“一棒鹰”!有人掏出一把铜板要买,范鼎甫死活不肯。老爷子呢,嘴上还唠叨着,心里也喜欢那鹰的神气。遂扔了柴棍,拂袖而去。

这只雄鹰烧制后一直搁在范鼎甫家中。上世纪30年代,江南乡村经济凋敝,紫砂艺人生活贫困。其时范鼎甫已经是师傅级的艺人了,他有个徒弟叫范大生,后来也是名声隆隆可与之比肩的人物。大生的一位亲戚出了16块银元,想买走“一棒鹰”,范鼎甫其时已无少年之豪情,养活一家人,才是他最大的责任。当时的16块银元,等于是一个中学教员的月薪,合今天的人民币大约600元左右。但当时的物价非常低,大米仅5分钱一斤,猪肉一毛二分一斤,这16块银元,让范鼎甫好不踌躇,范大生亲戚的朋友来取走“一棒鹰”的时候,他转身,难过地落泪。艺人毕竟为稻粮谋,16块银元,可以买多少大米和猪肉!街坊邻居们还着实眼热了一番呢。

好东西总是不胫而走。“一棒鹰”果然飞黄腾达,不知什么渠道,它居然飞到1935年的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上去了。外国人非常佩服,毫不吝啬地给了它一枚金质奖章。消息传到宜兴窑场,“一棒鹰”名声鹊起,范鼎甫扬眉吐气自不必说。那老爷子说话了:“没有我那一柴棒,那鹰飞得起来吗?”范鼎甫赶紧说:“爹爹说的极是。”

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鼎甫塑老鹰,十年难出名;老爹一柴棒,伦敦奖黄金。有人慕名前来订购“一棒鹰”,范鼎甫摇头不允,老爹则仍以柴棒跺地,说:“还能有‘一棒鹰’么?那是天意啊!”

一阵风 (油画) 徐文华